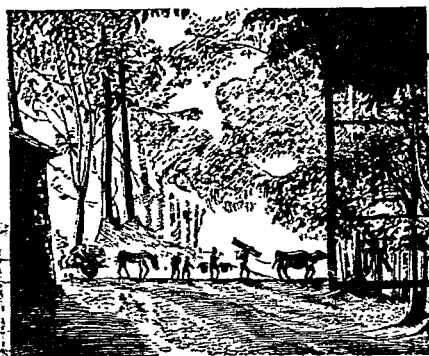


晴天了

張志民著



署總版
館書
章藏度本

中央人民
政府出版
總署圖書

讀者書店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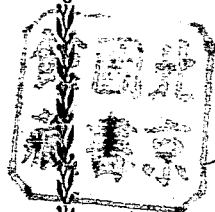
天晴了

張志民著



讀者書店印行

一九四九年四月



26145

目次

序

王九訴苦.....一

死不着.....十一

野女兒.....二九

歡喜.....四九

我讀了一首好詩.....五三

序

並沒有打算寫序，而當着這個集子將要付印的時候了，又有人要我在前面說幾句話，這就算序吧！

寫詩我是個門外漢，我只是個工作者，是個有嘴有手的工作者，我的嘴要歌唱，要罵人，我的手要撫慰，要打人，我要縱情的歌唱人民的勝利，要無情的咒罵敵人的罪惡，我要溫柔的撫慰自己弟兄的創口，要致命的打敵人的嘴巴，所以我的詩裏不要那傷感，徘徊農悲觀，絕望的呻吟；而要的是吼叫，是手掌，是牙齒，是槍桿。

我沒有寫詩的天才，我只是靠着勤苦的挖掘生活實際，因此我的「王九訴苦」「死不着」「野女兒」等詩就是在與農民一起吃糠餅子的生活裏寫出來的。我發現到他們新穎的言語，他們喜歡的格調，我以他們的話記錄了他們的鬥爭，生活，又讀給了他們聽，當他們認為那一句那一字不實在時，我就毫不憐惜的，去刪改那些字句，直到他們認為「真了」「行了」也就算完成了我的詩。

關於這集子的名字，因為其中數首，都是寫農民在共產黨領導下推翻了這籠

次目(2)

單於中國天空，數千年的封建統治，天晴了，故取於最後「歡喜」之詩上的一句，定名為「天晴了」。

在這裏，我還要向熱心的幫助這個集子的設計、出版趙學清王約書君致謝！

張志民

四九·四月二十五日於天津

王九訴苦

王九訴苦

孫老財

進了村子不用問，
大小石頭都姓孫。

孫老財一手把天地蓋，
窮小子死了沒處埋。

孫老財瓦房前院連後院，
窮小子光着屁股串房簷。

孫老財的陳米生了虫，
窮小子菜粥鍋裏照人影。

孫老財街裏一蹶脚，
嚇得窮小子不知怎麼好。

孫老財算盤撥扒打，
算光了一家又一家。

王九的賬

八月裏來秋風涼，
高粱穀子齊上場。

孫老財打發看家狗，
帶着口袋收租糧。

打開賬本看一看，
「王九欠租整七石。」

我雙手捧起那沒襟兒的斗，
眼淚滾滾順斗流。

量了一石又一石，
那一粒穀子不是血和汗？

交光了還欠兩石三，
辛苦一年窮一年。

我王九心像鈍刀兒割，
飯到嘴邊把碗奪。

x

民國十年鬧災荒，
我向老財去借糧。

飽漢子不知餓漢子飢，
財主眼裏那有窮人的？

「我可憐你誰可憐我，
我沒辦法找那個？」

「大爺你積德多行好，
你的恩我死也忘不了。」

「借給你粗糠一斗五，
細糠我還要喂豬。」

人窮志短莫奈何，
我王九不如孫老財的豬。

x

欠下租子還不清，
我給老財當長工。

長工要比牲靈苦，
挨打受罵淚零零。

四更打水天不明，
老財被窩裏罵幾聲：

「什麼時候你還不起，
睡死在炕上不動秤！」

太陽沒出下地去，
回家頂着滿天星。

下地回來還挑水，
累得腰酸骨頭疼。

老財一天三頓飯，
喝酒炒菜吃肉麵。
長工三頓稀湯湯，
樹葉饅饅摻上糠。
划根洋火點着了，
長工的生活苦難熬。

x

五風六月青黃不接，
俺蔥蔥在地裏勒榆葉，
見俺蔥蔥長得好，
孫老財心裏生了鬼道。
滿天星斗打了二更，
孫老財帶人來搶蔥蔥，
立逼着俺蔥蔥拜花堂，
俺蔥蔥連哭帶罵淚汪汪：
「老畜牲，你不是人養的！
你爲啥不要你親閨女。」
他狗臉子一變氣冲天，
順手提起了馬鞭鞭：

今兒個你願意不願意，
你的命就在我手心裏，
馬鞭鞭提起可不留情，
俺蔥蔥叫哭不成聲。
雞兒剛叫天沒亮，
俺蔥蔥吊死在杏樹上。

x

俺蔥蔥死在孫家手，
這一筆血債幾時勾？
老爹一氣得了傷寒，
病勢一天重一天。
十來天水米不下嚥，
想吃個酸梨又沒錢。
我悄悄到樹下摘個梨，
碰見老財狗日的。

又一場大禍從天降，
他跳腳罵到俺家門上：
「你頂着我家天，
踩着我家地，
你吃我的飯，
還偷我的梨！」

一手把老爹拉在地：
「窮小子給我滾出去！」

摔死我老爹一條命，
我全家哭成了一個聲。

新仇舊恨似海深，
我王九告到了縣衙門。

x

衙門口兒朝南開，
有理沒錢別進來，

孫老財送去五兩大烟土，
老爺一見喜顏開。

青紅皂白先不問，
鴨子浮水把我吊起來。

「你生來就是受窮的命，
為非做歹不正經。」

孫爺對你一百一，
窮骨頭你真不識抬舉！」

我王九的冤仇何日報？
窮人的活路沒一條。

有錢人買得鬼推磨，
窮漢子有理沒處說。

x

西北風緊吹滴水成冰，
我全家被趕去逃生。

十冬臘月颳起白毛風，
跪在土地廟求神靈。

「土地爺爺你開開恩，
借你的住處我存一存身。」

窗櫺兒颳斷雪推門，
深更半夜凍死人，

孩子凍的像個光翅鳥，
「爹呀娘呀」哭得好心傷。

刀尖剌心腸子碎，
咱窮人呀！就永世得受罪？

控訴

苦難的日子多少年，
陰天也會變晴天，

大楊葉兒嘩嘩響，
楊樹底下大會場，

孫老財一條麻繩栓，
打籽的茄子落架的烟，

王九的心裏像開了鍋，
幾十年的苦水流成河。

「你逼死我父命一條，
你逼着我蔥蔥上了吊！
我十幾年的苦營生沒賺過你的錢，
你把我全家十冬臘月往外趕。」

王九的苦水吐不完，
說到苦處淚漣漣：

「孫老財你殺人要償命，
孫老財你剝削要清算！
受了你多少年的窩囊氣：
「一五一十要算到底！」

王九的話沒說完，
農民的口號響震了天，

「封建壓迫要連根拔，
永遠不叫他再發芽！
要報千年的冤和恨，
農民們起來要翻身！」

死

不

着

死 不 着

——五十七歲翻身農民死不着的回憶——

第一部 五十七年陰間過

我叫「死不著」

我娘說：「生我那天生來喜，來喜家是有錢的，」

有錢家添兒是「大喜！」窮人家添嘴可養不起。

他家打酒又秤麵，

我娘在月子裏急瞎了眼。

有錢家生下是有福的，起個名兒叫「來喜，」

我娘生下我半年整，也沒號兒也沒名。

娘問爹：「咱家孩子叫啥好？」

我爹說：「閻王爺瞎了眼叫『死不著』！」

掐死我妹子

我娘生下我妹子，
月子裏就沒有米湯吃，

狠心掐死我親妹子，
娘去給人家奶孩子。

依着我爹把我也送給李四爺，
我娘說：「要送我兒就先送我。」

明知我是個獨根苗，
我爹的眼淚錢串掉，

我身上瘦的露着青筋，
眼窩塌下有酒盅兒深。

來喜手拿白麵饅饃街上跑！
叫了我一聲死不着：

「你爬下學個四條腿，
我給你一塊饅饃你就張張嘴。」

我餓極了無志爬在地，
他一脚踢在我心窩裏，

「你饒極了不打自己的嘴，
幾輩子沒吃過好東西！」

光屁股

混身沒有一絲兒布，
從小我就光屁股，

泥裏躺呀屎裏臥，
沒有襪子更穿不上鞋。

夏天晒個黑鐵蛋，
冬裏蹲在灶火邊，

有個颶風下雪天，
死去活來眼珠兒藍。

過了臘八到了年。
來喜他把新衣穿，

他家酒足飯飽笑盈盈，
我家哭成一窩蜂，

凍得我上牙打下牙，
雞皮疙瘩一層壓一層。

放羊羔

來喜十歲上學校，

我給他家放羊羔，

這個說：「倒是富門生貴子。」
那個說：「狗窩裏養不出金錢豹！」

十冬臘月雪花下，

放羊出坡北山窪，

脚底凍在鞋底上，

皮襖不頂個單褂褂。

肚裏沒食心裏亂，

腦瓜子一大滾下山，

甦醒過來太陽落，

天黑我才收了坡。

一見皮襖上凍了冰，

來喜他爹把氣生，

「下雪的天氣你還穿皮襖？
凍壞了皮襖要你的命！」

算賬

我失手打死了小羊羔，
這一場大禍沒法逃，

來喜他爹把我叫，
又拍桌子又躁脚。

「你不願意放了就滾出去，
我有羊就有放羊的！」

我撲通一下跪在地，
這飯碗打了可那裏去？

他把賬本拿在手：

「今日你不走也得走！」

「你穿破我一件皮襖合三塊，
二斗穀種子一塊六，

過節給過你兩塊零花錢，
你娘割過五斤羊羔子肉。

吃的穿的都除下，
除支下欠一塊八」。

我一聽混身打冷顫！
我放羊的倒欠下了東家的錢！

吃蕎麥皮

來喜家作飯半街香，
我家沒有餬口糧，

底兒朝上放着個半截甕，
灶塘裏沒有火星星。

吃糠都不能不斷頓，
吃一口鹽花喝一口水。

我娘尋來二升蕎麥皮，
合把榆葉吃下去，

拉下屎來狗都不瞧，
半天大風就颳着跑。

二畝地的棒子沒見黃，
擀回家來鍋底上炕（烤）

年年不等莊稼黃，
連根帶葉齊吃光。

量 米

大雪天我爹捐賣炭，
半月掙下了一塊錢。

我到來喜家去量米，
全家命就在這手心裏，
只怕他家說「沒有！」
進門先招現錢露，

他說：「有錢就有米，」
我心裏這才塌下去。

誰想到：「吃豆腐也會扎牙根；」
米價又漲到了一塊二。

我說：「差兩毛錢過幾天再還，
我全家求爺爺多可憐！」

他說：「過幾天有了錢你再量米，
差一毛你也拿不去！」

我嚥着眼淚走出房，
從腦袋頂兒，涼到腳根上。

拾糧食

秋天到了穀子黃，
來喜家地多穀滿倉。

我家沒有銅錢大的大塊地，
窮人家春秋是一樣。

來喜家莊稼都收拾，
我到地裏去拾糧食，

他家發芽的小米填豬圈，
窮人家拾糧食他紅了眼。

硬說我偷了他家的穀，
騎脖子拉屎把氣出，

一根棍子打兩截，
連一個淚花也不敢落，

「要知道你爺不是好惹的！
再偷把你送到局子裏！」

賣我娘

欠下來喜家二斗米，
滾來滾去還不起，

三十晚上我家沒吃飯，
來喜他爹把臉翻，

「要賬不是要飯的，
還不起你賣活人妻！」

立逼着把我娘賣到宋家地，
半夜裏趕來了個黑毛驢，

我娘一見把臉撓，
鮮血成行兒往下流，

我爹在牆上撞腦袋，
我拉着驢尾巴不讓走。

「親娘呀！親娘呀！你不能走！你走了你兒叫誰收留？」

吃伙鍋

年頭兒噶咕鬧蝗虫，
二畝地的莊稼沒回種。

欠下來喜家七塊錢，
三年滾到了二十三。

他看我家沒有法過，
立逼着我爹吃伙鍋（全家算光，）

全家算光還差兩塊，
砸了骨頭也拿不出來，

我爹拉着我跪在地：

「高高手兒把我們饒過去？」

他眼皮子不抬往外走，

親娘祖奶奶罵不絕口：

「差兩塊錢你還不起，
只當我逛了簪子的！」

爹死

黃風颳起天地都轉，
伸出手去不見拳，

趕出我父兒倆沒處去；
我倆住在山洞裏。

黑夜的山風颭透了牆，
我倆哭成個淚人樣：

「老天爺呀！老天爺呀！
天下的窮人沒法活呀！」

我昏昏的過去天已亮，
不見爹爹在身旁，

我順着山坡找下去，
我爹跳死在山澗裏；

「來喜他爹呀你好心恨！
逼的我爹死娘嫁人！」

討吃鬼

我少爹無娘無投奔，
世上可沒有窮人的份，

石塘裏扎野廟台上睡，
我「死不着」變成了「討吃鬼」，

我討到來喜家大門上，
給端出一碗稀湯湯，

怕窮人髒了他有錢的手，
離着二尺就往下揚，
熱湯湯濺在我手背上，
大水泡眼看着往上長，
我心裏好像熱水澆，
窮人的活路是沒有一條！

三十五年長工

討飯討了三年整，
我又給來喜家當長工，
老漢我今年五十還有零，
長工當了三十五年整。

沒有睡過個整宿的覺，
沒有歇過個整天的工。

好天氣兩頭不見亮，
陰天下雨家裏忙。

三伏天上火我鬧眼病，
眼圈腫的棗兒紅，

爬在地裏鋤小苗，
火上加火賽過籠上蒸，

我五十七歲就花了眼，
一輩子落下了滿身病。

第二部 我活了

訴苦

霹靂一聲震天響，
來了救命的共產黨。

來喜家父兒倆樹上吊，
一鞭子起來一鞭子落。

「你把我全家趕出門，
你逼的我爹死娘嫁人，

你怕窮人不死的狠心狼，
現錢買不出你的糧，

我給你放羊三年還有餘，
算來算去還欠你的，

你打過我我要打你。

吃了你的肉我也不解氣！」

農民的拳頭遮滿了天，
窮哥們今天要把身翻。

搬家

分給我三間大北房，
河套裏五畝黑土地，

一隻大羊半頭驢，
數樣兒傢俱都有我的。

我放羊的自家有了羊，
我長工也有了自家的地。

五十七年沒見亮，
毛主席叫我還了陽！

七月的天氣暖洋洋，
我老漢搬家大家忙，

你抬高桌我扛糧，
草窩窩搬到了大瓦房。

老漢我翻身笑哈哈，
千年的鐵樹開了花。

新婚

沒風沒土好天氣，
老漢辦事全村喜。

婦女兒童來祝賀，
大門口上對子貼：

上一聯：「地主們十五六歲就得子，」
下一聯：「窮漢子五六十歲才娶妻。」

紅燈籠門上掛，
老漢戴上了大紅花，

幾十年的愁紋今日消，
五十七歲的老漢成年少。

小毛驢接來了新媳婦，
四十五歲的勞動人，

不拜天也不拜地，
咱們要拜咱毛主席。

歡樂的一天

大紅旗順風兒飄，
柏枝兒牌樓兩丈高，

牌樓上橫掛紅字匾：
「慶祝農民把身翻。」

又是吹呀又是打，
多年的啞叭也要說話。

古來六十花甲子，
要是不死活埋死，

老漢我今年五十七，
刮了鬍子唱大戲，

我這入土半截的人，
今個又變成了年青的。

告訴毛主席

七月十五月正明，
大北房點起了藤油燈。

把張同志請到我家裏，
寫個信兒給毛主席。

一張紙兒桌上放，
出心的話兒都寫上：

寫上我是個受苦人，
寫上我今天翻了身，

這會我有房也有地，
五十七又當了新女婿。

毛主席爲窮人操心多，
沒有他窮人沒法活。

我老漢還要多生產，
多打糧食支前線，

我吃不愁呀穿不愁，
一心跟着毛主席的道兒走。

四七、九、五日

野

女

鬼

野 女 兒

第一部

李家莊有個大旗桿，
就是地主李霸天，
他站在街裏說句話，
颶風下雨都由他；
天上的星星數不完；
李家的土地沒有邊，
李家地裏沒有腳印，
沒有翅膀難出村，
要問李霸天怎麼樣？
有一首小曲兒滿街唱，
「李霸天的心是馬蜂針，
李霸天的嘴是米湯水，
李霸天的手是斬人劍，
李霸天的肚子是血瓦罐。」

西頭窮漢賣老忠，
一家兩口苦營生，

老婆子眼下就坐月子，
掀開鍋蓋沒米吃，

人是鐵來飯是鋼，
雙身子人挨餓更難當，

她提上小籃去挖野菜，
肚子疼的回不來，

把閨女生在了野地裏，
就起下個名兒叫「野女」。

x

野女兒自小就手頭兒巧，
炕上好剪子地下好刀，

野女兒十六歲上廟燒香，
人人看見都誇獎！

李霸天在廟上比了一比，
野女兒的模樣數第一，

看見這好了頭他起了惡意，
李霸天生下黑心計。

第二部

野女兒十七歲死了爹，
娘兒倆的光景沒法過。

黃鼬兒拜鷄沒好心，
李霸天和野女家拉親近：

「妳家日子沒法辦，
李爺我看着怪可憐，

不如給我家去做飯，
不缺你們吃也不缺你穿！」

窮人心少沒主張，
有半盤粥喝就比餓肚強！

他娘給李家去作飯，
野女兒給李家當丫環，

天氣不亮就得起，
先倒尿盆後掃地，

東家抽烟快點火，
太太下地忙遞鞋，

那一天東家抽烟她沒看見，
一巴掌打昏了半塊臉，

東家左壺酒呀右盤菜，
野女兒餓了緊褲帶，
她心裏的苦水沒有底，
臉皮上也得裝笑紋。

x

喂豬喂狗沒閒空，
小少爺哭了也要哄，
正月十五唱大戲，
小少爺哭着要去看去，
野女兒背起往外跑，
一跤摔在了大門道，
她雙手的鮮血像擦床兒擦，
小少爺哭喊叫「媽媽！」
太太一聽向外跑，
野女兒心裏蹦蹦的跳，
奪過孩子把野女兒罵，
揪着辮根就是打，
紅印子起來白印子落，
紅臉蛋打成個白面饅：

「小蜜姐兒你急死哩！
外邊有你的野女婿！」
她淚花兒亂轉不敢哭啼，
眼淚又嚥進肚裏去。

x

三月十五天剛黑，
李霸天張口又流淚！
喚了聲野女把烟燈點，
李霸天在炕上抽大烟，
過足了烟癮他三分醉，
又叫野女兒挖烟灰，
野女兒伸手拿烟斗，
李霸天順水推舟把她攬，
「小野女你不幹也得幹，
妳穿爺的衣裳吃爺的飯！」
她「媽哟！」一聲往外跑，
早有人藏在門道，
白手巾塞進她嘴裏，
連推帶扯拉回去，

「小丫頭子你別找難看
蹬着鼻子你要上臉！」

野女兒啼哭不成聲，
李霸天吹滅屋裏燈。

x

野女兒抱住親娘哭，

「娘呀娘呀給孩作主，」

「咱們死也要離開李家門，
李家門裏沒好人！」

她娘一聽氣炸了肺：

「李霸天你是狼呀你是鬼！」

「閨女呀你千萬別哭啼，
言傳出去可了不得！」

她娘一把菜刀拿在手，
鮮血順袖口往下流，

她娘死了李霸天闔口兒笑，
「小丫頭這回算跑不了！」

天上無星沒月亮，
李霸天闖進了野女兒房，

摸見了被子摸不見人，
野女兒逃出了他家門。

第 二 部

太陽出來天已明，
野女兒坐在野地裏哭幾聲。

跑出了村子跑不出縣，
走到那兒也是一個天，

跑到王家坡她姨娘家，
姨女兒倆哭成個淚沱疸！

「娘死了姨姨就是親的，
妳姨姨我給你打個主意，

丫頭妳走遍天下是一理！
那裏的窮人也受欺，

妳不如早點尋上個人，
妳姨姨我也就竭了心。

這村裏有個後生叫「黑丑」，
不言不語悶着頭兒受，

他自小就是個受苦人，
窮人跟窮人是一個心，

依姨說妳就嫁給他，
丫頭妳千萬可聽姨的話。

×

窮人話少苗旱把頭底，
黑丑他碯硃壓不出屁，
種着王家五畝租子地，
又繳租子又當驢。

挺着脖子受苦靠肩膀兒吃，
出牛力氣吃狗食，

黑丑說：「我就是兩個肩膀扛着一個嘴，
妳跟着我可得能受罪！」

野女說：「你酒盅兒量米我不嫌你難，
實心實意賽過銀錢！」

黑丑担糞她鋤園，
黑丑下地她送飯，

沒鋪沒蓋靠的是熱火炕，
窮夫妻憑的是好心腸，

黑丑下地散工晚，
野女兒迎到村邊邊，
雖說是光景不好過，
倆人的心是一團火。

x

民國十年五月裏，
野女兒生下個小閨女，
財主家生孩請老娘（收生婆）
野女兒生孩黑丑忙，

東借油呀西借米，
黑丑忙得不落地。

生兒容易養兒難，
有了兒女要吃穿，

大閨女剛過兩生不吃奶，
第二個娃娃又生下來，

黑丑繃起眉頭生悶氣，
「他媽的越累妳越孩子密！」

他抱起孩子就要往地下摔，
野女兒心疼的搶起來，

「我不吃也要養活我兒子，
我死了有兒燒張紙！」

誰身上的骨肉誰心疼，
野女兒月子裏氣下了病！

x

那一年頭秋雨連天，
大街小巷能行船，

大水跟脖子一般高，
地裏的莊稼水上漂，

鍋燒開了沒米下，
孩子餓了向鍋裏爬，

窮人過災年苦上加苦，
王財神憑地就收租，

催命鬼要賬火上加油，
「我憑地收租不管收不收！」

你不交租子我就奪地，
我有地就有種地的！

容到過年該一石就交石五，
我全家不動嘴先交租，

好年月交了租剩莊糠，
災年月交下不起租子欠下賬。

×

地裏沒有收一裸籽，
人餓急了不等着死，

兔兒急了咬人狗急跳牆，
這莊搶了那莊槍，

王財神心裏嘗了怕，
把黑丑叫到他的家，

「交不上租子你別犯愁，
家裏沒吃的先扛二斗，
你連夜給我挖上一個窖，
家裏的東西要藏好！」

王財神逼着不挖不行，
窖挖好了天已明，

他怕黑丑把風聲漏，
王財神恨心下了毒手，
米飯裏下了斷腸藥，
王財神過河拆了橋。

x

王財神惡心比天高，
窮黑丑的性命比紙薄，

天下沒有窮人的路，
娘三個抱住一搭兒哭！

野女兒披頭散髮要跳河去，
孩子們拉住了娘的衣，

閨女說：「要死咱娘兒三」搭兒死！
小子說：「你死就拉着你的兒子！」

兒女們啼哭得心腸軟，
看着兒女實可憐，

娘三個坐在當院裏哭，
「世上那有我野女的路？」

「我離開李家莊到王家坡，
逃出了虎口又入狼窩，」

挨着大樹苗不長，
靠近地主活不長，

「要活咱娘三逃出去，
王家坡裏住不的！」

富在深山有遠親，
窮在大街無人問，

大雨好像口袋倒，
娘三個好比水裏撈，

蹲在了一家大門樓，
討飯吃實在難開口，

「大娘！行善給點吧，
兩孩子三天沒吃啥！」

要上了一塊糠餅子，
兩半半分給了兩孩子，

娘要不吃孩子也不動手，
野女兒心裏實難受：

「你們吃吧娘不餓！」
娘三個看着餅子把淚落。」

鋪着地呀蓋着天，
頭上枕着塊半頭磚，

破磚窰裏就是家，
要下雨在屋裏就捉蛤蟆，

東家要塊山藥西家要塊饅，
要涼吃涼，要熱吃熱，

小子連病帶餓像一把柴！
三五天連眼也睜不開，

野女兒到奶奶廟上討藥去，
抓一把香灰跪在地，

「保佑我孩子病快好，
下世我變牛馬也把恩報，」

吃下那香灰病加重，
奶奶廟裏也不靈，

巧女兒難作沒米的飯，
沒有錢病死也乾瞪眼，

富人家有病請醫生，
窮孩子病了拿命頂！

x

小子的病一天重一天，
野女兒心像滾油煎，

「兒呀娘討吃要吃就爲你，
娘沒有你早斷了這口氣！」

請先生看病沒有錢，
把閨女賣到李家山。

李家山婆家來接人，
閨女一見通地下滾，

娘呀要飯吃我也跟着你，
死也不到他家去，

「好閨女你要聽娘的勸！
你兄弟吃藥是人家的錢，

爲救你兄弟一條命，
這是咱家一條根，

花了錢不去人家可不依，
你要不去娘就去！」

死了男人賣閨女，
窮人的活路在那裏？

第四部

共產來了窮人翻身，
人民法庭把王財神審！

野女兒躁脚又咬牙，
指着那老狗日的破口罵：

「我一肚子冤枉一肚子賤，
鋼釘釘在了鐵板上，

我們他爹死的屈，
你殺人好比振螞蟻！

你害了死人又害活人，
不殺窮光人你不死心，

蕎麥皮裏你還榨油，
窮人沒有肉你要骨頭，

你吃的都是窮人的血，
養的你肥胖大耳朵，

我咬你兩口也不解氣，
千年的仇海沒有底！

x

臘月裏雪花飛，
野女兒在區上開大會，

她到台上把苦訴，
代表們眼淚止不住，

「窮人的苦處數不清，
苦水在心裏凍成冰，
女人比男人還要苦十分，
我就是黃連木刻的個苦人人，
李霸天呀王財神，
天下的地主都吃窮人，
我野女兒這莊到那莊，
穿破了鐵鞋也找不見亮，
血一點呀淚一點，
血血淚淚幾十年，
過冰山呀跳火海，
共產黨把我救出來，
千年的黑日子過到了亮，
紅旗插在了半天上，
共產黨來了世道兒變，
塌了那舊天換新天，
毛主席好比一盞燈，
照的這天下明又明，
共產黨好比一把火，
他把咱窮人心點着，

點起這大火比天高，
地主們活神仙也難逃，
不信地又不信天，
全靠咱人民起來幹，
婦女們鬥爭要積極，
窮姐妹起來分土地！」

(48)

歡

喜

歡喜

雨停了！
天晴了！

楊柳梢兒發青了！
翻身的日子過紅了！

李二姐扛鋤下地去，
滿肚子裝着——一個「歡喜！」

毛藍布褂黑粗布褲，
二十五的大姐像個新媳婦，

她擦擦那大襟打土，
「娘生下咱沒穿過這好衣服！」

走到地邊上，
心裏喜洋洋，

二畝地的麥苗兒長的嘴齊，
一扎扎多高蔥尖兒綠！

往年個咱種麥子人家吃餅，
今年個誰種誰收成！

鋤揚的高呀坑兒刨的深，
地裏的活兒他賽過男人。

李二姐心裏打算盤，
數樣兒的莊稼種個全，

半畝糜子一畝棉，
糜子蒸糕棉紡線！

一邊邊刨地一邊邊想，
想起那參軍大會上，

數不清的楊樹數不清的人，
丈夫頭一個參了軍，

全村人誰不伸大姆指，
都說：「長勝真是條好漢子！」

紅花綠葉掛胸前！
鑼鼓喧天鬧的歡，

咱成親也沒有這烘火，
她「喜」字在心裏沒法說！

李二姐掐着指頭算，
丈夫走了二十八天，

那天寫信捎給他，
句句都是知心話：

「長勝同志呀你身體可好？
消去的鞋子可不可腳？」

那天念報又打了勝仗，
不知你趕上沒趕上？

長勝同志呀我告訴你，
數樣兒的工作你要積極！

咱們要挑戰立下功！
不知你答應不答應！

保飯碗你要當好漢。
家裏的生產我一個人攬，

咱們都把英雄當，
誰也不許欠下賬！

李二姐越想越歡喜，
陰涼兒朝東日頭西！

雨停了！
天晴了！

楊柳枝兒發青了！
翻身的日子過紅了！

李二姐扛鋤回家去，
滿肚子裝着——一個「歡喜！」

我讀了一首好詩

蕭三

介紹張志民的「王九訴苦」

我很喜歡八月十二日冀晉日報第三版登載的「王九訴苦」那首長詩，作者張志民，同志我記得還讀過他的其他作品，但這篇「王九訴苦」給我的震動頗大。「孫老財」那一段開頭兩句：

「進了村子不用問，大小石頭都姓孫」。就寫得非常有力。下面十句：

「孫老財一手把天地蓋，

窮小子死了沒頭埋。

孫老財瓦房前院連後院，

窮小子光着屁股串房簷。

孫老財的陳米生了虫，

窮小子菜鍋裡照人影。

孫老財街裏一跺脚，

吓得窮小子不知怎麼好。

孫老財算盤撥扒打，

算光了一家又一家。」

簡單、樸素、生動、有力地描寫出孫老財的整個「身份」、「生平」，使人頓起一種憎惡之感。下面第二段「王九的賬」，算是孫老財罪惡的具體表現。——第一段算是「概論」——也算非常真實、具體、同時形象突出，很有力量。整個長詩的手法，形式也非常好。

既通俗、順口，也極能感動人。「八月裡來秋風涼，高粱穀子齊上場」，「我雙手捧起那沒爆兒的斗，眼淚滾滾順斗流，量了一石又一石，那一粒穀子不是血和汗？」「我王九心像鎗刀兒割，飯到嘴邊把碗奪。」「人窮志短沒奈何，我王九不如老財的豬！」「四更打水天不明，老財被窩裡罵幾聲」，「孫老財對你一百一」，「西北風緊吹滴水成冰」，「窗櫺兒斷雪推門，深更半夜凍死人」，「孩子凍得像光翅鳥」……以及最後控訴一段「……陰天也會變晴天」。「大楊葉兒嘩嘩響，楊樹底下大會場」……「王九的心裏像開了鍋，幾十年的苦水流成河」……都是非常好的句子。總之，我最近讀到許多關於土地改革，農民鬥爭，苦翻身的詩歌，很少有這樣寫得好的。我要向所有的讀者、所有的詩歌愛好者、創作者介紹這首長詩。我要向作者張志民詩人緊緊地用力地握手。慶祝他的成功！希望他再多寫些這樣戰鬥的詩歌出來。

1949 (2)
4
1961 (13)
27

天
晴
了

著者 張志民
編印及發行者 讀者書店

天津(8)官銀號
單子街十號
電話：五局〇七七二號
一九四九年四月初版

基本定價：

(1-2000)